



刘祥友 编著

对外汉语偏误分析

Error Analysis in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对外汉语偏误分析

编著人员： 刘祥友 殷志文 曾卫军
何妤娜 贺子晗



中国出版集团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对外汉语偏误分析 / 刘祥友编著. —广州 :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2012.4

ISBN 978-7-5100-4533-2

I. ①对… II. ①刘… III. ①汉语—对外汉语教学—教学研究 IV. ①H19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63613 号

对外汉语偏误分析

责任编辑 陈洁 侯婧

封面设计 兰文婷

出版发行 世界图书出版广东有限公司

地 址 广州市新港西路大江冲 25 号

电 话 020-84459702

印 刷 广州市快美印务有限公司

规 格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7

字 数 198 千字

版 次 2012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5 月第 2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0-4533-2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绪论

- 一、关于偏误分析 / 001
- 二、对外汉语偏误分析的历史与现状 / 010
- 三、偏误分析研究存在的问题 / 014

第一章

-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的语音偏误 / 017
- 第一节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声母偏误分析 / 018
- 第二节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韵母偏误分析 / 033
- 第三节 对外汉语教学中的声调偏误分析 / 058

第二章

-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的词汇偏误 / 064
- 第一节 词语构造的偏误 / 064
- 第二节 语义理解偏误 / 074
- 第三节 词类引起的词汇偏误 / 081
- 第四节 语用引起的词汇偏误 / 090
- 第五节 词语重叠偏误 / 097
- 第六节 离合词偏误 / 105
- 第七节 逆序词偏误 / 111

第三章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的语法偏误 / 124 第一节 短语偏误分析 / 129 第二节 单句偏误分析 / 158 第三节 复句偏误分析 / 175
第四章	汉语作为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的语用失误 / 186 第一节 概述 / 186 第二节 语言—语用失误和社交—语用失误 / 189
	参考文献 / 210

绪 论

一、关于偏误分析

(一) 偏误分析的理论来源

偏误分析理论肇始于上世纪 60 年代末。美国语言学家塞林格 (Selinker) 于 1969 年提出中介语假说 (Interlanguage) 的概念，试图探索第二语言习得者在习得过程中的语言系统和习得规律，在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史上有重大意义。所谓中介语是指第二语言学习者建构起来的介于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过渡性语言，它处于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中，是个连续体，介于学习者母语和目的语之间，并逐渐向目的语靠近。中介语理论重点强调了第二语言学习中三个方面的问题：中介语的认知建构过程、中介语知识系统的性质以及多数第二语言学习者不能完全获得目的语的语言能力的原因。中介语的提出为偏误分析提供了理论依据。同年英国著名应用语言学家科德 (S.P.Corder) 提出了“偏误分析” (Error Analysis) 理论，即“错误分析”理论。该理论认为，第二语言习得者犯错是语言学习过程中的一种正常现象，其所犯的错误可以反映他们语言习得的水平，人们可以通过错误分析，研究其来源，揭示学习者的中介语体系及其所存在的问题，从而了解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和规律。该理论首先把错误 (error) 与失误 (mistake) 区别开来，认为错误是指学习者在习得目的语过程中所产生的系统的、有规律的错误，它反映学习者在第二语言学习方面的欠缺，学习者自己难以发现和纠正，教师应该加以恰当指导；而失误是在特殊情境下产生的偶然现象，注意力不集中或疲劳、紧张都会造成失误，是学习者没能正确应用已知规则而

造成语言行为上的错误，不成系统，也不需教师指导，学生就能自行纠正。

总之，偏误分析是指对学习者在第二语言习得过程中所出现的偏误进行观察、分析和分类，从而了解学习者本身的语言习得障碍，揭示第二语言习得的过程和规律。

（二）偏误产生的客观根源

人类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发现错误、纠正错误从而取得进步的过程。

偏误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传统的方法按语音、词汇、语法等不同方面的偏误来分类。科德是偏误分析的最早倡导者，他提出显性（overt）偏误和隐性（covert）偏误的分类方法。显性偏误指那些明显的带有结构形式错误的句子，隐性偏误指语法虽然正确，但在一定的语境或交际情境中显得不恰当的句子。留学生在学习汉语的过程中，常在词汇和语法两个领域出现显性偏误，隐性偏误主要表现在语用知识和文化之间的差异上面。

在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中学习者产生偏误的原因有很多，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母语迁移（*Interlingual Transfer*）。第二语言习得偏误的主要特征是来自母语的负迁移。在目的语习得的初期阶段，母语是学习者可以参照的唯一曾经有过的语言系统，留学生常把已在脑海中形成的母语语法规则转移到第二语言学习当中，从而给他们学习汉语带来了很大的阻碍。

第二，目的语迁移（*Intralingual Transfer*）。目的语迁移也是偏误分析的一项重要特征。在第二语言的习得过程中，学习者不但受到母语的影响，也受到目的语的影响，在学习者后期阶段中表现得更为明显。目的语迁移中最为显著的特征是过度泛化（*overgeneralization*），学习者把在目的语中学到的部分语言规律以类推的方式不恰当地套用到新的语言知识上。

第三，语用失误。文化背景方面同样存在着负迁移现象，这种负迁移尤其体现在学生对社交用语方面的运用上，影响了其交际表达的得体。在汉语里直呼其名是非常不礼貌的，为了表示礼貌，称呼对方时习惯在姓的后面加上其职称、学衔或头衔等，而以俄语、英语为母语的学生更喜欢称呼对方的名字，无论是长幼之间还是同龄之间，直呼其名表示关系的亲密。如果需要表示尊敬，如下级对上级的称谓，他们一般都采用名字加父称的方式。这种表达方式的差异造成了俄罗斯、英美留学生在汉语表达上常常出现称呼运用的偏误。语用知识在学习汉语时很重要，如果语用上失误，就会造成表达的误区。

第四，文化之间的差异。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之间的文化差异集中表现在语言和交际中。在对外汉语教学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大量的文化因素，这些往往成为理解和使用汉语的障碍。对留学生来讲，掌握广博、深厚的汉语言文化背景知识，是提高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保证。如中国人历来把传说中的动物“龙”视为权利、地位、力量的象征，而在英国人眼里“龙”却是一种恐怖的怪物。

第五，学习方法的不当。留学生语言运用的偏误除了受母语语言文化的影响外，也与学生的学习方法有很大关系。“结合实际教学中情况来看，留学生尤其是初级阶段的留学生学习汉语时常常采用的是翻译法，在上课前查好每个新单词的意义，遇到不明白的句子也是先翻译出每个单词的意思，然后组合在一起。这样的学习方法虽然帮助他们掌握了基本的词义，但也在无形中限制了他们对词汇语用方面的理解，更不能宏观地了解词汇在语句乃至上下文中的附加意义，由此造成了语用上的偏误。”^①

此外，汉语教材的编写失误，字典编纂者的疏忽，对外汉语教师自身的因素如发音不标准、讲解不清晰、误导或解释不到位，均有可能导致学习者的语言偏误。

^① 祁琳. 从留学生的语用偏误看对外汉语口语教学. 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2011 (1).

(三) 偏误的类型

根据偏误在语言各要素中的分布情况，我们把它们分为五大类：

1. 语音偏误

指外国留学生在学习汉语过程中产生的声母、韵母、声调、轻重音、儿化音等方面的语音偏差。（1）辅音偏误。在发音部位方面，外国学生容易出现舌尖后音、舌面音和唇齿音的偏差，其他如双唇音、舌尖前音、舌尖中音和舌根音的部位偏误较少见。唇齿音 f 是日韩学生的发音难点。日本学生由于母语负迁移的影响，往往把唇齿音 f 发成双唇擦音——“吹气音”。在发音方法方面，大多数外语学习者的母语发音中都没有“送气/不送气”区别，“送气/不送气”已成为最大的发音难点。

（2）元音偏误。在外国学习者的元音偏误主要出现在“紧/松”、“圆唇/展唇”两方面。汉语普通话存在呈现出元音偏紧的倾向，而韩语和日语的元音系统明显比汉语普通话要松的多。（3）声调偏误。声调是汉语音系的一大特点，也是外国学习者的另一大难点。“大致来说外国学生的声调偏误主要表现有：在调域狭窄，声调的上域偏低；声带紧张度提高而造成的声门下压升高和音量增大。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的外国学生虽然对单字的发音具有一定的控制力，但是对进入语流中连续变调的控制能力不强。”^①（4）停顿和轻重音偏误。外国学习者在阅读时往往会出现停顿的偏误。停顿位置的偏误主要出现在词内部。汉语是有节奏的语言，如不能处理好声调的衔接和音节的界限，停顿和轻重音节奏的偏误就会如影随形。因此，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只有强化学生的朗读和说话能力，使之熟练地掌握声调衔接，才能建立汉语的心理节奏感。如何有效地发展和提高学习者的语音能力，是众多汉语教师所面临的首要问题。

2. 词汇偏误

汉语词汇教学也是整个二语习得中的教学和学习的重点，汉语学习的初级阶段，学生语音的偏误多，但随着学习的深入，由于汉语词汇自身的复杂性及学习者的母语迁移等原因，再加上我们使用的教材中，往

^① 常青. 浅析外国人汉语学习中的语音偏误及教学策略. 青年文学家, 2011 (15).

往只重视词汇的概念意义、主要意义，而忽略了内涵意义、次要意义，词汇往往是产生偏误的集中点。常见的词汇偏误有以下几种形式：词类误用，对词性的区分不明确，或者语用不当；误加成分，在词语后添加多余成分，以一个错误的短语形式来表达词汇意义，甚至生造词语；模糊替代，“这类偏误往往是学习者用词义接近的一个词来代替另一个，或者在抽象意义词和具体意义的词之间总是用一个来代替另一个，或者有的直接用母语词汇来代替”^①；错序，识记错误，把词语的正常顺序颠倒；遗漏音节，学习者不适当当地简略，无意识地缺省音节，致使词语成分残缺，词义不明。收集词汇偏误语料并进行分析，通过对中介语过程中的词汇学习的分析，得出学习者词汇掌握的难点和盲点，反映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对教学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3. 语法偏误

对外汉语教学的语法教学可以粗略地分成两大类，一类是词法的教学，包括各种词类在具体语言环境中的使用；一类是句法教学，包括各类句型的教学。据此，汉语语法偏误也分成词类偏误和句型偏误两大类。词类偏误主要是针对某一词类或格式的偏误，如名词、动词、能愿动词、代词、连词、介词、语气词等词类的偏误。句法的偏误包括各种常见句式及一些特殊句式的偏误，如“使”、“把”、“被”字句的句式偏误。从学习者的学习策略和教学角度来分析语法偏误产生的原因，对避免语言学习和教学中偏误的产生具有较大的实践意义。

4. 语用偏误

在对外汉语口语教学中教学者常常发现，留学生说出的汉语句子在意思上能够让听话人明白，但不符合语言运用的规则或习惯，听起来很别扭。这种情况，除了学生没有很好地掌握语法规则，造成了语言运用上的错误的因素外，更多则是由于学生对汉语的交际习惯和文化背景不够了解，从而出现了偏误。语用偏误主要有社交、对话、应答、称呼语以及语篇的形式衔接、语意连贯等方面的偏误，可以粗略分为以下几类：

(1) 词语运用偏误：如汉语文化中表示“死亡”的词汇——“死”、

^① 杨莉莉. 汉语词汇偏误的中介语分析. 文学教育, 2008 (12).

“去世”、“逝世”、“老”、“上西天”、“见阎王”、“见上帝”、“见马克思”、“一命呜呼”、“呜呼哀哉”……留学生往往很难把握它们的内涵意义，选用的词语和语境不相匹配。（2）语句运用偏误：信息的表达往往借助多种综合的手段表达喜怒哀乐等不同的情感，比如语调或者语序，例如：“这是我的？”和“这是我的。”相同的句子由于语调的不同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交际意义。一个外国学生要准确地掌握、运用汉语句子的语气表情达意，确非易事。（3）身势语偏误：身势语作为有声语言的一种辅助手段，在交际中，帮助语言传递出说话人的一些情感或语意的附加成分，起到的作用往往出人意料，所谓“此时无声胜有声”、“一切尽在不言中”，当身势语的运用出现偏误时便会影响直接影响交际双方的交流。（4）社交用语使用偏误：社交用语包括称呼语、招呼用语、道别用语、道歉用语、赞扬用语等，这些话语看似简单，却无一不反映着民族的文化，渗透着民族的情感。不同的民族，社交用语大不相同，如汉语的道别方式很多，有“慢走”、“请留步”、“请回”等，让习惯说“goodbye”的留学生的困惑不解。对留学生汉语习得过程中的语用偏误现象及其成因的分析，能帮助我们找到适当的对外汉语口语教学方法，给对外汉语教学者的口语教学提供很大帮助。

5. 汉字偏误

初学汉语的学生往往对汉字结构和书写的一般规则知之甚少，易于把汉字看做是一幅幅笔道纵横交错的简笔画，他们不像在写字，更像在画字。这些画出来的字往往十分杂乱，会出现大量形似而神不似的书写错误。留学生汉字书写的偏误，固然与其母语的文字书写系统性质有关，但也与我们的汉字教学方法、汉字教学理念有很大关系。长期以来我们的对外汉语汉字教学，忽视笔画教学，“重理据而轻字形，重部件而轻笔画，以致连一些口语水平已经进入中高级阶段的学生也仍有书写错误，进而影响教学的整体效果”。^①汉语教师只注重书写的静态结果，只看写成的字是否正确、规范，忽视书写技能的规范训练，而汉字是一种平面文字，在书写单位、书写方向和结构关系与拼音文字很不相同，

^① 施正宇. 外国留学生字形书写偏误分析. 汉语学习, 2000 (4).

汉语初学者的错误往往表现为书写的无序性：部件与结构的逆向书写或双向重复书写，初学者手眼动作配合不当，心理上容易疲劳、懈怠，容易导致汉字笔画、部件的添加、缺损或异位以及结构的松散或扭曲。对汉字形体拓扑性质的认识不足也是造成汉字书写偏误的重要原因，汉字字符的拓扑性质是汉字符号所具有的一种自然属性，是汉字的书写单位与结构元素组合在一起的协调关系，表现为两个方面：不变特征与可变特征。不变特征指笔画和部件的种类、位置及整字稳定的结构形式；可变特征是指在保持整体结构稳定的前提下，书写时在笔画的长短、粗细、距离、形状等方面具有一定的自由度。而留学生往往容易过度发挥，混淆不变特征与可变特征的界限，将汉字的不变特征当做可变因素。同时，对汉字正字法缺少正确的认识也会造成汉字书写的偏误，汉字的正字法包含汉字的笔画和部件的种类及数量、笔画和部件的组合关系、整字字形的使用等内容。以正字法为依据，书写错误可分析为三种不同的类型：非字、假字、别字。不断纠正汉字书写错误，从非字、假字、别字到正字的过程，反映了留学生对汉字结构单位和组合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的过程。汉字偏误现象的研究为我们在汉语学习和教学中避免汉字偏误以及探寻更好的教学方法提供了依据。

对这些语言偏误进行分析，能为我们全面了解偏误的成因、特点等提供依据，更重要的是可以让我们预见这些偏误并找到适当的纠错策略。

（四）偏误分析步骤

偏误的出现给留学生学习汉语带来了很多的困扰与不便，影响他们学习汉语的进度。偏误分析能帮助我们寻找产生这些偏误的源头，找到解决的办法。

科德于 1975 年提出偏误分析的五个基本步骤：

第一，对语言学习者语言样本的搜集。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收集语料。语料通常指为语言研究收集的、用电子形式保存的语言材料，由自然出现的书面语或口语的样本汇集而成，用来代表特定的语言或语言

变体，是语言学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和语言工程不可缺少的基础资源。收集时要考虑语料的用途、类型、规模等情况。

第二，对语言学习者语言偏误的选取。这一阶段主要任务是搜集选取偏误分析的对象，要区分哪些是“失误”，哪些是“偏误”。“失误”不反映说话人的语言能力，操本族语的人也常出这样的错误，失误是由外在的因素而并非语言习得的内在因素所造成。偏误则相反，是语言习得过程中所产生的中介语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它们之间成系统、有规律地联系着的。因此，偏误分析可以帮助我们预测和避免偏误，指导教学。而失误对于偏误分析则没有太大的理论和实践价值，因而不应成为偏误分析的对象。如何区分偏误和失误，应用语言学家、新西兰奥克兰大学埃利斯（Rod Ellis, 1994）提出两条鉴别标准：一是看使用频率，偶尔出现的错误是失误，同一类错误出现频率较高，说明没有掌握好相关的语法规则，就是偏误，二者的鉴别要看同一语法点正确用法和错误用法的比例；二是看使用者能否自行纠正，由于粗心或其他因素产生的使用者能自行纠正的错误就是失误，使用者不能自行纠正，就是偏误，说明未掌握相关规则。科德还提出过3个概念：系统前偏误（Presystematic Error）、系统偏误（Systematic Error）、系统后偏误（Postsystematic Error）。系统前偏误指偏误指学习者没有掌握多少目的语规则时形成的看不出系统性的偏误，教学者应采取容忍的态度，没有必要指出、解释、纠正偏误。系统偏误（Systematic Error）相当于“偏误”，系统后偏误（Postsystematic Error）相当于“失误”，但系统前偏误和系统偏误有时界限并不很清晰，教学实际中要把“失误”和“偏误”截然区分开来，是很难操作的，也没必要。教师可以有选择性地加以解释和纠正。

第三，对语言学习者语言偏误的描写分类。选定要分析的偏误用例之后，为了更好地说明偏误的系统性和规律性，还必须对这些用例进行分类。分类可因目的的不同而不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一是不宜将不同类的偏误放在一起分析，这样可能忽视它们之间的区别，影响分析的深度。二是不宜将同类的问题分成各不相关的问题分别加以分析，这样既可能事半功倍，又可能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我们在对语料进行分

类时，究竟是分好还是合好，关键要看分类的对象之间的共性大还是差异大。共性大于差异，则宜归入一类，差异大于共性，则宜分立。但不管是分是合，在分析中都应同时注意分析对象与相关或对立单位之间的共性与差异，这样才有利于教学，才便于学生在理解的基础上掌握。

第四，对语言学习者语言偏误的分析解释。对偏误用例的分析解释，必须建立在对语言习得理论和汉语语法研究的最新成果充分了解的基础之上。否则，分析就可能偏离语言规律，产生误导。偏误分析可选取不同的角度如句法、语义、语用等，不需要面面俱到。偏误分析的目的是指出偏误，解释规律。分析必须符合语言规律。如果对汉语的结构规律缺乏深入细致的观察，解释的力度就会受到影响。解释的语言应尽量准确，避免误导。偏误分析的同时一般要给出修改后的句子，指导学生造出正确的句子。

第五，对语言学习者语言偏误的评估。对语言学习者的语言偏误的普遍性、严重性进行评估，给错误划分等级，采取不同的对策，纠正语言偏误。要解决偏误，首先对偏误要有全面的认识，偏误的出现是正常现象，我们不能光看到它消极的一面，语言偏误亦有其积极的一面，只有发现了问题才能解决问题，偏误的出现为我们探索语言教学方法提供了鲜活的素材。其次，对外汉语教师要加强自身素质的修养，特别是语言教学理论的修养，语音、语法、语用必须规范，减少由于自身的原因带来的语言偏误，要正确引导学生，要在一开始就提供正确的示范，让学习者正确地模仿、记忆和运用，帮助学习者克服偏误。再次，学生要改进自己的学习方法，了解母语和目的语之间的差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由母语负迁移带来的偏误。要在实践中学习语言，课堂上应该加强练习，不能因害怕出现偏误就不开口说话，老师也应该鼓励学生在课堂上多发言，及时发现学生的语言偏误，并做相应的记录，寻找原因，寻求对策。最后，要编撰对外汉语专用词典，有些词典中的解释不到位，导致学生出现各种各样的偏误，适用于第二语言学习者使用的字典应该充分考虑使用者的特点，在释义上更加科学、准确，并适当地加上与同义词的区别义项。

二、对外汉语偏误分析的历史与现状

偏误分析的理论运用于我国对外汉语教学中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引介阶段，即引进国外偏误分析的理论和观点的阶段，包括国外偏误分析的流派、思想来源、基本观点和方法等的引介。1967年英国应用语言学家科德的论文《论错误的意义》(The Significance of Learner's Errors)的发表标志着偏误分析(Error Analysis)理论的诞生。美国语言学家塞林格在论文《论中介语》(Interlanguage)中提出“中介语”理论，则为深入研究“偏误和习得”提供了理论依据。1984年鲁健骥发表了《中介语理论与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语音偏误分析》，标志着对外汉语教学界开始用偏误分析的理论研究这一领域。文中首次介绍了“中介语”和“偏误”两个基本概念，并引入“变化化石”这一概念。论文探讨了错误与偏误的不同之处，并依据中介语的几个主要根源举例分析了母语的负迁移、目的语知识的负迁移、训练问题等方面的偏误。论文对中介语的内涵做了较为科学的界定，分析了它的性质及产生原因，开启了对外汉语教学界中介语理论及偏误分析研究。鲁健骥的研究视角是共时静态的，同年，梅立崇、田士琪、韩红、刘新丽、周翠琳发表的《对留学生汉语系的过程中的错误分析》则按照留学生的错误的性质和程度可以把语言学习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前规律性阶段、规律性阶段和后规律性阶段，着重于从历时动态的角度阐释偏误的形成。文中主要分析研究了主要操英语和阿拉伯语的32名留学生汉语习得过程中出现的语法、词汇方面的错误，指出了这些错误的性质和原因，把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语言界定为介于目的语和母语之间的一种“过渡方言”。此后，偏误分析的研究拓展到对外汉语研究领域的各个方面，鲁健骥的《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词语偏误分析》(1987)，李珠、王建勤的《阅读理解的失误调查》(1987)是偏误分析理论应用于第二语言词汇学习、语言技能掌握方面的成果。自此，一种对外汉语偏误分析研究的重要模式——针对特定阶段的特定偏误类型进行特定分析——得以确

立。对国外偏误分析理论的引入使我们了解了偏误分析的基本理论以及中介语和第二语言习得之间的关系，为我国对外汉语教学界偏误分析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发展阶段，这一阶段着重于偏误分析的实践运用。偏误分析理论引入后，从事一线教学的老师开始尝试把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在教学实践中把留学生的实际偏误搜集起来，进行整理，通过对比进行分类、解释，寻找教学策略，并开始有目的、有针对性地对某种特定的有一定代表性的偏误进行调查分析。20世纪90年代之后，对留学生语音、汉字、词语、句式和语篇等方面偏误分析文章比比皆是，偏误分析逐渐成为研究中介语和第二语言习得的一个突破口。研究者多是汉语教学的教师，代表性的有：《韩国学生汉语语法偏误分析》（肖溪强，2000）、《日本留学生汉语动词常见偏误分析》（戴国华，2000）、《外国留学生形符书写偏误分析》（施正宇，1999）、《有关副词“也”的偏误分析》（陈小荷，1996）、《“使”字兼语句偏误分析》（李大忠 1996）、《外国人学汉语的语法偏误分析》（鲁健骥，1994）《构词能力与偏误分析》（谢世涯、苏启祯，1993）等。肖溪强、戴国华、施正宇、李大忠等学者在语音、汉字、词汇、语法、语用方面的研究，或从学习者的学习策略或从教育者的教学角度来分析偏误产生的原因及对策，对于如何在教学或语言习得的过程中尽量避免偏误的产生具有很大的实践意义。陈小荷的《有关副词“也”的偏误分析》对副词“也”的偏误分析、姜德梧的《从 HSK（基础）测试的数据统计看“把”字句的教学》（1999）对 HSK “把”的偏误的统计，则是借助语料库、考卷库有目的、有计划地调查分析某一语言项目的偏误情况。在拥有大量的语料基础上，王建勤、刘颂浩、沈兰等分别对理解失误、误读、作文偏误和介词“在”的偏误率进行了调查，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随着中介语语料库的建立、完善和数学的统计分析方法在语言教学研究领域的运用，这种科学的研究方法为愈来愈多的学者所采用。它把定性研究建立在定量分析基础上，使结论更具有科学性和可信度。

李大忠的《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分析》(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6), 张启旺、王顺洪的《汉外语言对比与偏误分析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是这一时期偏误分析理论在对外汉语教学实践中的运用的结晶。

第三阶段, 繁盛阶段, 这一阶段对偏误分析研究的进行了总结、反思、创新。这一阶段大致开始于 20 世纪末, 十余年来偏误分析理论在对外汉语教学研究中得到爆发式的拓展, 进入了繁盛时期, 大量的研究成果相继发表, 在各类学术刊物发表的论文有七百多篇, 研究范围从语音到语篇、语用, 无一遗漏, 研究细致入微, 如对否定副词“不”和“没有”的偏误研究就有数篇论文。对外汉语研究的热潮与 21 世纪中国经济和国际地位的迅速增长、世界范围内的汉语热的持续升温密不可分。据教育部公布的数字, 2008 年全球有 4000 万学习者在学习汉语, 2010 年全球汉语学习者总数突破一亿。这给对外汉语的发展带来良好的发展契机, 学者对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热情也空前高涨。

这一阶段除了继续拓展偏误分析的应用范畴外, 主要成果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首先, 开始总结前人在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及其所运用的理论方法。早在 1996 年, 陈前瑞、赵葵欣的《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研究述评》就对 1984 年到 1996 年共 12 年的汉语第二语言习得的研究成果作了总结; 杨柳、程南昌的《外国人学汉语语法偏误分析研究综述》和唐瑞婷《对外汉语教学中的词类偏误研究综述》为语法和词类偏误分析研究的概述性文章; 而后赵春利的《对外汉语偏误分析二十年研究回顾》(2005)、魏倩倩的《近年来对外汉语偏误分析研究概述》(2007)、司艳艳的《近三十年来对外汉语偏误分析研究综述》(2011) 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对外汉语偏误分析的研究成果进行综述, 如赵春利主要从偏误分析研究的主要类型、类别, 偏误原因及解释, 偏误分析研究取得的成就, 存在的问题等方面进行系统论述, 对我们从宏观上把握偏误分析的发展脉络多有裨益。